



胡從經著

# 中國小說文學史長編



中華書局

中國小說文學史長編

胡適 編著

選書題



廈門大學圖書館存

1933年春人文字院客座卷

高麗·中國之研究

文院

拾鴻



□

責任編輯

葉若蓮

# 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

□

著者

胡從經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頭涌道 5B 2 樓

電話：27150176 傳真：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mailto: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 H 座

□

版次

1999 年 1 月初版

© 199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454 6

---

# 饒宗頤序

---

胡從經君著《小說史學史》成，以校樣示余，屬為一言。余十歲以前，喜讀說部書，自《世說》以下至《江湖奇俠傳》，涉覽殆遍，粗明梗概，於源流正變，了無所知也。一日，閱《春在堂叢書》，偶及《茶香室叢鈔》，始知經學大師亦不薄稗官，其論宋江三十六人以至《英烈傳》，語多警闢，導茲學之先路。十九世紀末，法儒有譯《好逑傳》者，繼起又譯《玉嬌梨》。《趙氏孤兒》一劇之西傳，於歐陸震撼尤大。若《風月錦囊》雜劇一類書，久已由傳教士攜至西班牙，漢土小說竟獲歌德、席勒輩之青眼；方是時，國中小說巨著多在禁錮之列，遑論研究！扶桑佚存漢籍，經黎庶昌、董綏經之紹介，漸次回流，而彼邦治漢學者亦留心小說之古本，乃有以治經考證之術施諸小說。胡適整理國故亦兼及之，至馬隅卿、孫子書從事目錄校勘，蔚為大觀，大開學人之眼界；魯迅小說鉤沈，與小說史之作，遂集其大成焉。

胡君此書名曰小說史學史，綜理過去研究成果，作一總檢討，臚舉大綱，有條不紊，讀者闡其大體，誠足導人以入德之門。其書重點詳於往昔，而略於近今。尋所謂“小說”也者，前賢或取以為書名，如殷芸《小說》是也。《通鑑考異》引用，又有劉餗《小說》，其書見於宋志，唐蘭殷書輯本謂此

本一書而誤歧為二；兩唐志著錄又有劉義慶《小說》十卷，唐氏指乃《世說》之誤。然以“說”名書名者，歷史上大有其人，劉向《說苑雜事》（據宋本《說苑》卷末劉向敍錄）、曾慥《類說》、陶宗儀《說郛》、汪琬《說鈴》等，見於子部小說類，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有區別之為雜錄、志怪、傳奇、諧謔、話本、章回、評論七大類（見《叢書綜錄》）。尚論過去小說史，此一領域中之奇葩異卉，似未可交臂失之，非僅限於章回之屬而已也。唐宋人喜作俗講，釋、道尤慣行之。羅熾《醉翁談錄》（甲集）記《小說開闢》，宋世勾欄、瓦舍中講史之徒，即章回小說之祖爾。自敦煌學興，流落異邦之秘笈，殘膏剩馥，往往足供人流連考鏡往時講史者之行跡，猶歷歷可稽；整理而論次之，亦治小說史者所宜措意焉。近世專門之家，以小說為論文題目者，所在皆是，水滸傳、金瓶梅、包公案等等，皆成為專家窮年累月鑽研之對象，論著山積，其所造往往邁越前人，已非本書範圍所及，猶有待乎異日之苴正論列也。

前代小說作者往往意有所諷，非苟作而已。詩中有比興，陳太初已發其蘊，小說何曾不然。作者每每設身處地，書中人物，無異夫子自道。遠者且勿論，姑以李笠翁為例，《十二樓》一書之命名，實乃作者道其自身之迷夢，素臣、玉初無非自寓，所有蜃樓意圖，乃出作者之親歷。小說中之比興，評論家每喜作猜測，已流行為索隱一巨派，正宜加以評駁。前人所謂“謫以文，隱以辨”者，治小說家言又烏可忽乎哉。

余向日嘗論稗官一詞，見於秦簡，以訂余氏（嘉錫）之說，君頗贊之，略為采摭。余又言小說起於游說文學，陸機

云：“說煌曇而譎詭”，舉凡寓言、諧謔之科，胥由此起，未知君以為何如？幸有以揚榷之。拉雜書此以備君之摧燒，若謂陳言可當喧引，則吾豈敢。

一九九七年國慶日選堂於香港

# 陳炳良序

晚清末年，小說的創作日多。影響所及，古典小說的研究亦漸成為二十世紀的顯學。小說史的研究、故事源流的探溯、作者的考證、故事義蘊的發揮等專著論文，紛然雜陳，琳瑯滿目。從事研究者亦名家輩出，如王國維、胡適、魯迅、趙景深、戴望舒、孫楷第等人，都各有所成。他們的見解，多被當世學者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後出轉精，瑕不掩瑜。學壇之上，小說一科，遂成大國。

胡君從經，好學深思，愛書成癖。有見於前人的成就，日漸被人遺忘，後進學子，對名氣稍遜的學者，更茫無所知，故立志撰著本書，對學術源流詳加剖析，又使前人的著述不致湮沒在書海裏。我覺得這本書的出版，不單可以彌補小說研究的缺遺，亦將可以引發出一些研究的課題。胡君對學術的貢獻，應是有目共睹的。在這裏我就不再多贅了。

陳炳良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二日

---

# 目錄

---

饒宗頤序	i
陳炳良序	v
緒論	1
<b>第一章 先利其器</b>	
—— 傳統方法的革新與新進方法的汲取	49
<b>第一節 比較研究</b>	49
(一) 中西小說比較研究的濫觴	49
(二) 中外小說比較研究的發展與推進	59
<b>第二節 實證研究</b>	108
<b>第三節 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之影響</b>	114
<b>第四節 “樸學”方法的承傳與革新</b>	116
<b>第五節 其他</b>	118
<b>第二章 聚沙成塔</b>	
—— 小說史料學的萌發與勃興	131
<b>第一節 小說目錄學</b>	132
<b>第二節 中國小說之域外探訪</b>	150
<b>第三節 輯佚·校點·敍錄</b>	174
(一) 古佚小說鉤沉	174

(二) 章回小說校點	192
(三) 珍罕小說敍錄	201
<b>第四節 研究資料的蒐輯</b>	<b>209</b>
(一) 中國小說史料蒐集	209
(二) 域外小說研究紹介	217
 <b>第三章 羣星閃爍</b>	
—— 小說家研究的新生面	237
<b>第一節 胡適“曹雪芹研究”的典範作用</b>	<b>238</b>
<b>第二節 雲蒸霞蔚的小說家研究</b>	<b>242</b>
(一) 干寶 (晉人，生卒年不詳)	243
(二) 張鷺 (約 638—730)	244
(三) 羅貫中 (元人，生卒年不詳)	247
(四) 瞿佑 (1341—1427)	251
(五) 吳承恩 (約 1500—約 1582)	252
(六) 陸西星 (約 1520—?)	257
(七) 馮夢龍 (1574—1646)	260
(八) 凌濛初 (1580—1644)	264
(九) 袁于令 (1592—1674)	265
(十) 丁耀亢 (1599—1669)	268
(十一) 李漁 (1611—1674)	269
(十二) 陳忱 (1613—?)	274
(十三) 董説 (1620—1686)	275
(十四) 蒲松齡 (1640—1715)	277
(十五) 吳敬梓 (1701—1754)	279
(十六) 夏敬渠 (1705—1787)	282
(十七) 李綠園 (1707—1790)	284

(十八) 李百川 (約 1719—?)	285
(十九) 屠紳 (1744—1801)	288
(二十) 李汝珍 (約 1763—約 1830)	289
(廿一) 文康 (清道咸間人，生卒年不詳)	292
(廿二) 魏子安 (1819—1874)	293
<b>第三節 小說家研究的豐歉得失</b>	297
<b>第四章 蓓蕾初綻</b>	
—— 斷代與專題研究的起步	311
<b>第一節 小說起源</b>	311
<b>第二節 漢魏小說</b>	313
<b>第三節 唐代傳奇</b>	318
<b>第四節 宋元話本</b>	325
(一) 白話小說起源考	326
(二) 《京本通俗小說》的真偽問題	331
(三) 史實與名目考釋	333
(1) 關於南宋說話人家數問題	333
(2) 名目考釋	335
<b>第五節 傳說與小說關係之探索</b>	340
(一) 紅蓮柳翠傳說	340
(二) 陳三五娘傳說	343
(三) 王昭君傳說	345
(四) 白蛇傳傳說	347
(五) 包公傳說	348
<b>第六節 類型研究的嘗試</b>	350
<b>第七節 明清小說</b>	356
(一) 《水滸》研究	358

(二) 《金瓶梅》研究	363
(三) 《紅樓夢》研究	368
(四) 《聊齋志異》研究	377
(五) 其他明清小說研究	381
(1) 擬話本研究	381
(2) 章回小說研究	382
<b>第八節 晚清小說</b>	388
(一) 李伯元及其作品研究	393
(二) 吳趼人及其作品研究	395
(三) 劉鶚及《老殘遊記》研究	396
(四) 曾樸及《孽海花》研究	398
(五) 其他作家作品研究	401
<b>第五章 傑構初呈</b>	
—— 中國小說史體系的初步締造	417
<b>第一節 中國小說史專著鳥瞰</b>	417
<b>第二節 魯迅與中國小說史學科的創立</b>	446
<b>結論</b>	485
<b>參考與引用書目</b>	491
(一) 書目	491
(二) 論文目	512
<b>跋</b>	525

## 緒論

中國小說源遠流長，歷代作品汗牛充棟，然千百年來皆被嗤為旁門小道，登不上文學的廟堂，遂造成“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的局面。近代西學東漸之後，啟蒙思想家竭力推重小說的地位與作用，中國小說史的建設也被提到日程上來。經過有志於此的拓荒者們開闢草萊的努力，耕耘刈蕕的辛勞，中國小說史這一新興學科於本世紀初邁步伊始，至二、三十年代即已蔚為大觀，成為中國學術文化史研究領域中一方不容忽視的陣容。

略一檢視，我們會驚異於以下的事實，即幾乎本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的翹楚以及一大批飽學之士，都曾為中國小說史學的拓殖與耕耘貢獻心力，其中包括章太炎、楊守敬、梁啟超、辜鴻銘、王國維、羅振玉、黃摩西、劉師培、王无生、夏曾佑、繆荃蓀、解弢、葉德輝、陳衍、邱煥蘋、林纾、蔡元培、謝无量、胡適、魯迅、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馬廉、高語罕、朱希祖、孟森、董康、李玄伯、黎錦熙、吳宓、陳寅恪、董作賓、沈雁冰、鄭振鐸、郁達夫、郭沫若、俞平伯、顧頡剛、郭紹虞、岑仲勉、呂思勉、林語堂、聞一多、孫楷第、孫俍工、趙萬里、傅惜華、傅芸子、王古魯、王重民、劉修業、王利器、王崑崙、方豪、方詩銘、朱自清、許地山、李辰冬、李長之、王季思、

李家瑞、李何林、吳晗、吳曉鈴、向達、臺靜農、戴望舒、戴不凡、趙景深、譚正璧、陸澹安、楊蔭深、汪辟疆、汪馥泉、汪原放、余嘉錫、季羨林、周越然、周貽白、范煙橋、胡懷琛、容肇祖、游國恩、盧隱、姜亮夫、畢樹棠、徐嘉瑞、徐玉諾、徐一士、祝秀俠、浦江清、孫佳訊、柳存仁、張政烺、張恨水、張長弓、張靜廬、張天翼、陳銓、陳受頤、陳子展、陳望道、陳汝衡、陳乃乾、孔另境、馮承鈞、馮沅君、馮友蘭、楊憲益、楊世驥、楊鴻烈、葉楚僑、葉國慶、葉德均、霍世休、黃石、賀昌羣、饒宗頤、劉大白、劉大杰、施蟄存、劉永濟、劉階平、鄭騫、鄭逸梅、鄭德坤、孫作雲、衛聚賢、錢基博、錢杏邨、錢靜方、錢鍾書、錢南陽、鍾敬文、謝國楨、謝興堯、謝六逸、沈從文、羅爾綱、蔣瑞藻、蔣伯潛、蔣祖怡、盧冀野、翦伯贊、齊如山、薩孟武、聶紺弩、關德棟、王季思、劉開榮、蘇雪林、任訪秋、朱湘、朱光潛、杜穎陶、林庚、徐旭生、徐志摩、章廷謙、黎烈文、袁珂、姚靈犀、路大荒……

在這份遠非完整的名單中，我們已足可窺見，其中有不少是各領風騷的第一流學者，甚至不乏開一代新風的巨擘；更多是學有專長、著有創獲的或一學科的專家，就中包括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美學家、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版本學家、敦煌學家、宗教學家、藝術史家、社會學家、外國文學家、比較文學家、作家、詩人、戲曲史學家以及眾多的小說史家。中國近現代社會科學領域的知名學者，幾乎都曾廁身於中國小說史學的建設，這一熙攘繁盛的學術現象，是任何其他學科所未曾有過的。

與甲骨學、敦煌學、西夏學等同樣，將中國小說史學稱

之為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學術的顯學，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然而，作為顯學之一的中國小說史學，儘管她的締造者、壘築者中，有那麼多的光華熠熠、聲名遐邇的名字；儘管她的豐茂纍然的果實中，有不少足堪傳世、傲視古今的碩果；儘管她的研究對象早已從鄙野的山鄉、喧囂的市井進入了文學的殿宇，乃至大學的講堂，如今中國小說史的課程，亦早已成為華文大學必不可少的課程；儘管她的承繼者何只千百，探索的觸鬚延伸得更長更深，研究的領域也拓展得更廣更闊，累積的成果理應煥放驕人的光燄……然而與中國文化史中其他學科矗然聳立的學術史相較，諸如敦煌學史、甲骨學史、史學史、小學史、校讎學史、訓詁學史、目錄學史、詩學史、曲學史等早已陸續問世，有的學科還不止一種，有的甚至多至數種，惟獨中國小說史的學科發展史竟付闕如，這不能不算一大憾事。

中國小說史學史的建設，也許正因為中國小說史有綿亘千百年研究內容需要甄別、衡估，有數以百十計的碩儒耆宿的研究活動需要清理、評價，有累計數千萬字的妍媸互見的研究成果需要釐剔、判斷，若要問鼎，殊非易事。更何況由於歲月洗汰、人事毀棄，有關資料的流失非常嚴重，例如如今訪求一本“五四”時期出版的汪原放標點的章回小說也渺不可得，怎得見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等為之寫的序文，更遑論那些散見於成千累萬的各地報刊上的有關文章了，因而研究資料的蒐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筆者雖不敏，早年就曾為中國小說史學的拓荒者、墾殖者們的勞績所震懾、所感動，立志要為這一本世紀新興的學科樹碑立傳。《中國小說史學史》作為一個宏遠的目標，將

俟之於來日；目下深感功力不逮、資料未備，謹以本書試圖勾勒一下本世紀前半期中國小說史學萌生、行進的軌跡。

本文擬從以下五個方面來論述這一課題：

第一章〈先利其器——傳統方法的革新與新進方法的汲取〉，試圖論述方法論問題，闡明方法的承繼、吸納、改造、革新與中國小說史學創立與發展的關係。新學科的創立與發展和方法論關係匪淺，方法的選擇對於每一學科都是重要的命題，誠如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所說：“在生活中我們有了目的，於是便反覆思索達到這個目的種種方法”，“按照目的，我們便決定達到這目的的手段或工具”<sup>[1]</sup>。由於小說史研究對於中國學者而言是一個嶄新的課題，迫切需要借鑑西方學人的標尺作為參照系，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自然受到關注與重視，筆者探溯了近代學者黃人、梁啟超、王无生、林紓、侗生等在中外小說比較研究方面的嘗試，以及“五四”之後，新文化運動倡導人胡適、魯迅、周作人等對比較研究的鼓吹，抉發了比較研究乃最早用於中國小說史學領域的史實，然後分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兩類而詳述之。

影響研究旨在闡明不同國家、種族文學之間相互影響的事實與具體流傳的途徑，中國小說史學者甚為重視這一方法的實施，首先以流傳學的方法，從中國小說充任對外影響的放送者角度出發，去尋求中國小說在外域的影響，例如魯迅、周作人、鄭振鐸等關於《遊仙窟》的研究，就是中國學者首先認真檢視中國文學或一作品在外域的流播與影響，成為流傳學研究方面的第一個影響彌深的範例。除了研究一部中國小說在國外的流佈與影響而外，另有若干學人則致力於

研究以中國小說為主的純文學在或一地區與或一國家的流播軌跡，例如陳受頤系統地探索了《好逑傳》自十八世紀始受西歐各國輾轉譯介的史跡；陳銓則以專著形式論述了中國小說、戲劇對十八世紀末以來的德國文學的深長影響，以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等對中國小說的激賞，同時也承認百年來就整體德國文學界而言，接受中國小說仍停留在翻譯階段，僅只是“預備的時代”，前景尚有待於擴展與深入；此外，方重、范存忠、梁實秋、季羨林等在這方面亦有所貢獻。

其次同屬影響研究的淵源學方面，中國學人秉承傳統影響理論，從中國文學（主要是小說）作為外來接受者的角度出發，去探求外來影響的來源與過程。關於佛經文學的深巨影響，梁啟超、許地山、魯迅、鄭振鐸、胡適、陳寅恪、胡懷琛、楊憲益等，都曾圍繞這一命題作過不同程度的研究；與此相關聯的，中國學人還從以下三個專題作過淵源學方面的探究，第一是“變文”這一俗文學的新文體的淵源與演變，第二是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文學的關係問題，第三是《西遊記》中孫悟空形象的原型問題。第一個專題同時也是隸屬於敦煌學的一個熱點課題，王國維、羅振玉、胡適、劉復、鄭振鐸、向達等學者致力尤多，論列了“變文”這一新文體之來源、萌生、發展、流變，對於揭示白話小說起源的重要命題關係甚大。第二個專題則以霍世休的論文《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為代表作，它以翔實的資料論證了唐代傳奇文在幻夢、魂遊、離魂、幽婚、龍女、煮海等多種故事型式方面對印度文學的因襲關係，有裨於唐代傳奇文的產生因由、發展

脈胳、章法結構、藝術手法及人物塑造之深入研究。第三個專題由胡適於二十年代初提出，認為孫悟空源自印度古代記事詩《羅摩衍那》中的哈奴曼，魯迅、鄭振鐸、陳寅恪、季羨林等皆就此一命題作過研究，得出相同或相異的結論。

因為淵源學的目的在於考察或一作家，或一文學形式，或一文學思潮所曾汲取或改造過的外來因素之源頭，故而這一研究的展開與深入，對於中國小說史學的建設關係甚巨。

平行研究中的主題學方法亦得到國人的重視，其發端於“五四”以後，以顧頡剛的孟姜女研究為代表，他注意將故事演變的線索與時代發展的脈胳聯繫起來，並通過對情節、傾向的不同處理來了解作家的心態、意向，通過故事的變異、衍化過程來窺測社會時代的風貌。由於顧氏的身體力行與竭力倡導，孟姜女故事的探討吸引了不少學者參與；顧氏由其中歸納出的“歷史層累法”，對於小說史研究亦有相當的借鑑作用。另有袁聖時等作了中西小說的宏觀比較，就中若干論點不免有偏頗之處，但其開拓性的嘗試還是不無意義的。

筆者認為，比較文學作為從宏觀上考察文學的一種新角度、新方法，對於新興的中國小說史學的拓展甚有裨益。首先，中外小說比較研究是在不同參照系的對比中進行的，這就為中國小說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層面，從而使研究者接觸、認識與領悟到過去不曾涉及的新問題，或從新的角度看出了若干老問題的新意義。其次，使得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得以在世界文學整體系統中觀照，從而深化了對文學現象的認識。第三，改變了過往單一的思維方式，擴展了小說史研究的思維空間，掌握了揭示小說發展規律的新視角，從而推動了小說史研究在深廣兩方面的發展。事實上，小說史家鄭